

經部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王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七

元 趙采 撰

經

咸

愚曰乾坤坎離在上經以其正陰正陽上下不相反下變者也震艮巽兊在下經以其偏陰偏陽上下相反變者也乾坤所以為天地艮兊所以為男女天地萬物之始男女人道之始故上經著天地

開闢以來萬事萬物之變通下經著男女配合以來閨門人事之變通

☶☱ 艮下兌上

程子曰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

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為夫婦之義咸感也以悅為主恒常也以正為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皆應說也咸之為卦兊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悅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悅而應也

愚按伊川云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悅而上應與

釋彖云柔上變剛而成兑剛下變柔而成艮上下字恐非卦與彖之本意葢咸卦只取男下女之義言兑女在上艮男在下方合本文或曰下經咸為之主而序卦言男女而不斥咸何也曰此與上經乾為之主而聖人於彖辭言天而不言乾意亦有微旨故發其端以待知者

咸亨利貞取女吉

程子曰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

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感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婬姣君臣之以媚悅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

悅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朱子曰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為咸其占亨而利正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正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矣

愚曰少男下少女為咸咸感也夫婦之相感莫甚於少者然不曰感而曰咸者感偏詞咸俱詞有感

必通故曰亨感道貴正故曰利貞亨則情意交孚

貞則禮義不愆此取女之吉之道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程子曰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為男女交

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為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於正也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

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黙而觀之可也

朱子曰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義曰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

愚曰咸感也釋卦名也感觸也與詩无感我帨莊子感周之類同義咸自否變六三之柔上去做上六上九之剛下來做九二柔反居上剛反居下陰

陽感應上下相與此以三與二爻而言咸也艮止於兑下兑説於艮上男止而下女女説而應男此以艮兑二體而言咸也止則无外誘之邪説則得唱和之正此所以既亨且貞而得取女之吉也止而説三字聖人説盡感義感是身心不動而精神交契之理若奔走求人其感幾何天地感聖人感此彖以互體而廣咸之義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氣感氣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心感心也觀

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動而誠然者也此感彼應出於誠然可見者不容以偽言也中庸論至誠曰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聖人和平天下亦是道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程子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漸潤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

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愚曰山體内虛澤氣上通交感也君子體之以虛而受之虛者感應之宅也幽谷虛有至斯響洪鐘虛无來不應咸者感以无心之謂无心虛之至也惟虛足以盡天下之情故大象以虛言備其義矣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程子曰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

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淺深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

朱子曰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愚曰卦近取身自足至首莫如咸艮然咸六爻皆

應乃无全交艮不應乃反之蓋咸以動而感艮以靜而止故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故聖人戒人於咸為多拇足大指也艮為指初在艮體之下故云拇拇之附足勢不能自步足舉而拇從之言初得四之應乃始有感也故曰志在外吉凶悔吝生乎動凡物不能自動者吉凶之所不在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程子曰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

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為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愚曰巽為股二在下體之中故云腓腓足肚也足之上股之下欲行則先自動二感五不能守道自止動而遽趨之躁動凶之道也易憫二牽於情而失其性故教之曰居吉葢二以陰居陰德正而性靜制其動而居其所則内與理順外與物順何害之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程子曰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為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説隂上居感説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説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云亦者蓋象辭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辭也上

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

愚曰巽為股三以剛居剛為内卦之主當位宜處乃感於上六而其股動故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夫股之動隨心心所欲行股為之行心所欲止股為之止是股之所守者隨而已上以説感三三之股

遂隨而往其往安得不吝象又因其外之詭隨照破其内之汙下故曰所執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程子曰咸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為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

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

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伸明感應之理

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

理矣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為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終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

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以加於此矣

朱子曰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程子曰貞則吉而悔亡未為私感所害也係私應則

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故云未光大也

朱子曰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愚曰四上體而居三陽之中心之位也感之主也然心以正為本感以无心為正无心者何无思无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也天下惟寂則能感无思而感者感之正也然此非純乎天理者不能到此今四以陽居陰天理雜於人欲易遂戒曰能固

守其正則吉而其悔乃亡懼其以有思而感不能正也今四果感於初之志動而說於應初亦感於四之我應而志於從初與四朋也是以九四以一往一來憧憧於胷次間而未定蓋惟爾朋之從是思也不知天地間往來感應有自然之常理何用擾擾於思慮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言以正感則吉而且悔亡恐未為感之害若夫憧憧只管著思慮去將迎他便是私意非擴然而大公恐未能

致於高明光大之地也兩末字辭婉而意切到繫

辭聖人又究言天地感應自然之常理以盡此爻

之義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程子曰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

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

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

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

也

愚曰心之上曰脢子夏易傳曰在脊曰脢脢背脊肉也猶艮所謂艮其背背无私脢无思也无欲則止无思則咸故九四之思不足為咸之主謂有思未光大也必如九五之脢而後為无思之至故是交也以志應為末拇之志外股之志隨皆末也以志應為末則以无思者為之本也寂然不動何悔之有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程子曰上陰柔而說體為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脣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唯至誠為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

朱子曰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

居說之終處感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兑為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愚曰咸之上則口象也輔為上頷輔頰舌三者口之象也皆其言語之具恃口說以感人則又其末者也故於上六焉咸道窮矣

☴☳巽下震上

程子曰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可變者也故咸之

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深切論尊卑之序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

愚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此男女與萬物齊生之男女也故夫婦在男女後夫婦自男女而配也必以少男少女成其始長男長女保其終下經始咸次恒其義取此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程子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恒之道也為有咎矣如君子之恒於善可恒之道也小人恒於惡失可恒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常久之道非守一定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惟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

朱子曰恒常久也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

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
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為恒其占為能久於其道則亨
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正則乃為得其常久之道而
利有所往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
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
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程子曰恒者常久之義也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

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為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恒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為

恒也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天地之所以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恒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岳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恒道也故云利有

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

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愚曰卦自泰變初九之剛上去居四六四之柔下來居初剛柔上下各得其序常久之道也雷風相與剛柔皆應伊川以為卦所以為恒也文公亦以為二體六爻陰陽相應為恒然八卦皆剛柔相應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豈特是恒為然又雷風相

與恒與益同而聖人於風雷不言恒止於雷風言恒者此必有說也夫雷震於上風作於下雷聲被風在下吹散了其聲不疾般般然人聞之只以為常故曰恒若夫益則雷震於下風作於上雷聲被疾風自上吹下迅怒霹靂此乃天地不常之氣使人震懼悔罪省愆故曰益此取象同而名義所以不同以卦體言剛上柔下而分定以卦象言雷動風散而氣應以卦德言内巽外動而行順以卦

文言剛柔皆應而體合此彖合數者以言恒也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者言恒之亨出於正正本於道也道當然之理也天下惟正道而後可久非正道則決不能久漢文好黃老黃老之道豈能久梁武好浮圖浮圖之道豈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此言恒以正為體正以往為用也夫天地之道所以常久者只為其運而不已人之道利有攸往者只為其終而有始

也使造化而或止則萬化停機人道而有終則萬務斷緒焉在其為恒哉是故日月得天之不已而能久照四時變化不已而能久成聖人終則有始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皆此恒為之耳觀其所恒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所之一字讀易者當深體之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程子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

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

愚曰雷出有時風至有候不常之中有至常者有常之物而常未足為常不常之物而常始足為常故聖人以雷風為恒君子體之以立身於可久之地而不易其所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程子曰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

二三所隅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恒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恒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居恒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度勢之甚也所

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

朱子曰初與四為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為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正亦凶而无所利矣

愚曰初六泰六四之變也九出六入有陰陽相求之象泰六四入於巽底在兑澤之下巽為股股入

於澤下入之深者也非浚之象乎恒道遐愳故君臣信而後諫朋友定而後求夫婦恩而後勞今初六在恒之初處卦之底雖與四為應然四以陽剛處非其位不能下初初以不正不量而入始與四交求之太深自謂可久之道故曰浚恒夫人道交際貴乎知時而適深淺之宜以浚為恒雖正亦凶无所往而可也故詞曰浚恒之凶始求太深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程子曰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應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於中也人能恒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愚曰久於其中蓋无不吉者咸恒无全爻至恒以久居二乃悔亡焉此中之故也易至於中則約言之知言之无加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程子曰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恒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隂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恒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

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恒以為恒豈不可羞吝乎人既无常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既不能恒處非其據豈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
朱子曰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不能久於其所故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恒為可羞吝申戒占者之辭
愚曰三以陽居陽位不可謂无德者也然三乃巽

體之極其究為躁為進退且過中以剛躁不中之人當上下无常之際志欲從上而進退反覆不恒其德者也二承乎三者二以久中而悔亡見三不中而不恒或者為之羞然二以為羞三則自以為貞此其所以為吝也文曰羞曰吝尚恕以戒之象曰无所容則嚴以絶之言此等反覆不常之人決无所容於天地間此朝晉暮楚之鄭所以不容於春秋半項半劉之丁公所以不容於漢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程子曰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為喻言九之居四雖使常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為喻故云安得禽也

愚曰四泰初九之變也初往為四二遂成巽巽為雞禽也二在地上田也然二之所應在五則巽禽

為五有矣四雖陽德處非其所欲待二至則巽二之禽不應欲與初相易則巽伏而不見禽是田无禽之象也既非其所縱是久處亦終无得禽之理二四均陽之失位也二失位而中聖人幸之四失位而不中聖人憫之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程子曰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

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其德則為貞也夫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况人君之道乎在他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恒則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恒也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為正而吉婦人以從為正以順為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為凶也

愚曰六五坤體坤順也六五之德坤德也以坤德而中又恒而不變謂之非貞不可也然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婦用之則吉夫子用之則凶今震夫也凶可逃乎雖然夫制義者也君尤制命為義者也知坤德在夫子為凶則知君當以乾德為恒矣知從一不變為從婦之凶則知通變達權者為夫君之恒矣易之書大率取通變為義變而或流聖人戒之三與上是也執而不變聖人亦戒之四

與五是也唯知以變為恒然後可以語聖人與權之義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程子曰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為振恒以振為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為恒其凶宜矣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

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

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

愚曰上六處震之極震動也振動之亟也六陰性

變遷上震體而躁勢必至於振而妄動以妄動為

恒凶其宜矣夫子逆折其妄為之心曰振恒在上

大无功也夫恒本不惡動但欲巽動不欲振動振

則妄為矣妄為則下不應誰與成功哉恒六爻二

五中也三上正也然二五中而不能變非時中矣

二妻道也臣道也不變尚可以悔亡五夫道也君道也不變則凶矣三上變而失正三在下而反覆何以得君上居高而妄動何以得民初之浚恒其求之也深上之振恒其動之也妄初則貞凶上則大无功此始終之戒也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七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八

元 趙采 撰

下經

☶☰ 艮下乾上

程子曰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為卦天下有山天在

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為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之故為遯也

遯亨小利貞

程子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為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

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柔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朱子曰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

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

愚曰卦二陰内長四陽外遯夫子曰遯退也言剛退而避柔陽退而避陰君子退而避小人故六爻以遯之早遯之遠遯之肥者為吉若去不早避不遠便危便凶葢陰陽剛柔君子小人无兩立之理彼長則此消彼進則此退然遯退而曰亨何也君子之通塞與世俗之通塞異世俗以身之通塞為通塞君子以道之通塞為通塞君子見幾而作全

道以遯身雖遯而道則亨也故曰遯亨然二陰方長小人亦未至酷烈肆禍聖人且欲訓正之曰小利貞小指陰也利貞欲其任運徐長而不驟肆也

此與賁小利有攸往旅小亨之小異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程子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當位而應

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為之理也雖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長之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退而不為故曰與時行也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利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

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强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蹔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之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愚曰遯而亨言身不遯則道不亨亨自遯而致也

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夫聖賢盡遯則人道絶彖遂舉二五以見意焉五剛而當位故上有嘉遯之君二柔而上應故下有留賢之臣與時行者五與二不得已當遯之時只得隨時而處以行道也小利貞夫小人得勢安肯徐徐而進然進得太驟亦非小人之福聖人以浸而長釋利貞雖是為君子謀然於小人亦无不愛也遯之時義大矣哉義因時制時同義異去留異跡大矣哉意有餘而言不

足以盡之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程子曰天下有山山下起而乃止天上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愚曰天下有山不相附之象君子觀小人浸長之時勢不可相附亦猶天山之遼邈也不惡而嚴此

君子待小人之道不用其惡以象天之容蓋小人之情嫉之則亂必用嚴以象天之高蓋小人之情近之則不遜苟能用此道雖合堂同席而睚眦不萌况用之於遯之時乎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程子曰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

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見幾先遯固為善也遯而為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愚曰凡卦以上為首為角以初為足為尾初陰方進君子之遯已為尾厲何也知幾其神違禍貴早今為六所止而落後文公所謂去不迭了所以危厲更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象曰不往何災

何也當遯尾之時倘冒然竟往欲自明其節必遇險災葢初往成離坎也若不往而退藏於下自晦其明則何災之有伊川謂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此說是也

六二執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黄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繫

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其堅如執之以牛革也

愚曰艮為手執也艮坤體坤為牛坤色黄艮為革此執之用黄牛之革之象也說如輿說輻之說黄色之中牛性之順二雖柔然與五應又其德中順見五嘉君子之遯也巳亦欲縶之維之挽回君子不欲其遯故曰執之用黄牛之革革有變義言用

中順之道以變其欲遯之心是以君子為其所執矣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蓋先有以固其志而後君子不可得而脱二之意雖不惡惜君子无知幾之見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程子曰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為有

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懐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懐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為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士民是也雖危為无咎矣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豈可以當大事乎

愚曰三有陽德君子也然在内卦而近二二欲執之已遂係於二而不得遯焉二互巽巽為繩係也故曰係遯夫魚罹網而遊鳥嬰籠而翔可遯乎二害乎遯則三有疾憊矣三既為二所係則必以臣妾畜我矣以臣妾畜我豈无暱愛之私故亦吉但既為人所係所畜豈可大事乎三雖剛而不中所以不知幾而不能遠遯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程子曰四與初為正應是所好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暱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

愚曰有身遯有心遯身遯則山林心遯則朝著四

有剛德位又近君身弗遯也心實好遯焉君子以

之吉小人則弗能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程子曰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

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為貞正而吉九五非無係

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

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為嘉也在彖則概言遯時

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

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為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為吉人之遯也正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

朱子曰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李過曰以剛陽之君而居中所謂剛當位而應者也

已為遯主使小人得進而君子棄去誰之咎也必不得已必致禮以褒寵之以示嘉尚之意故曰嘉遯如鳴騶入谷鶴書赴隴物色卭園皆所以嘉其遯也使其肯來歟尚足以共國使其不肯來歟清風義槩又賴以激貪而起懦故爻曰貞吉象曰以正志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程子曰肥者充大寛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為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

係是遯之遠而无累所謂寛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為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為剛決无疑也

朱子曰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寛裕自得之意

愚曰上九无應故翻然獨往富貴利達一毫不入於心烟霞泉石自樂其樂遯之肥也肥者充實之

謂山梁之雌在亂之鳳冥飛之鴻其類是乎此卦前輩以為內三爻不能遯外三爻能遯者也殊不知二五與時行者也九四身遯心留三係初尾均不能去肥遯長往獨上九歟卦以遯名而爻之不得遯者五得遯者一何也葢遯亦非易事非見理明用心剛者不能故不脫冕接淅遂行惟孔子浩然有歸志者惟孟子或曰孔子不去魯衛孟子不去齊梁曷嘗决於遯曰此亦只是李氏未受女樂

靈公未問陳梁惠未卒齊宣未就見以前事到得

不脫冕遂行有歸志時更如何住得了

䷡ 乾下震上

程子曰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為違去之義壯為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長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為卦震上乾下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

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

大壯利貞

程子曰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强猛之為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

朱子曰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貞固而已

愚曰陽動於復長於臨交於泰至四爻而後壯泰不曰壯者以陰陽敵也過於陰則壯矣然大壯而

曰利貞者何也譬之用兵師直為壯曲為老內蘊
外施一出於正則此壯也何往而不利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程子曰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隂為小陽為大
陽長巳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
動故為大壯為大者壯與壯之大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程子曰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

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黙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為一事也

愚曰大者壯也以剛陽之盛壯而釋卦名也剛以動此以二體而論壯之義也大者正也又以正之一字而釋大壯之所以利貞也天下惟壯故大亦惟正故大然人欲大而卒不能成其大者蓋恃巳之强以為壯此乃血氣之壯用壯於血氣者是敝

於私欲小智反所以自狹自弱烏能成其大哉不知天下至大之理無過於正故大壯必和於正惟知以正道為壯便與天地同其大蓋天地之所以大者亦以正耳吾能動以天德盡克去一巳之私則正者既大而天地之情亦不能外也故曰天地之情可見矣咸恒萃言天地之情便兼萬物此卦不兼萬物者可見除天地外萬物之情未必一一

能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程子曰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曰自勝之謂强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强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勿履

愚按左氏曰雷乘乾曰大壯蓋雷是剛猛之物又動於九天之上聲既高大自常人處之必以此壯

平四夷伐鬼方惟君子用此壯以非禮勿履蓋勝人者非壯自勝者乃真壯也所以克己復禮先儒以為乾道非至健不能又以為是殺賊工夫非壯而何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程子曰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於進者也在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

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朱子曰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於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

愚曰初九應震足而動趾也以九居初在乾體之下四陽同居正合卦名何故云趾葢體既壯能用以克己復禮則吉用以勇銳躁進則凶今初處卑

下用壯不中恃足趾之壯強欲求應而躁往不思
兩剛相敵四不我應壯豈得用哉故曰征凶有孚
言往而得凶蓋理之必信而无疑者也象曰其孚
窮與泰之勿恤其孚未濟之有孚失是皆謂必然
如此不可與訟有孚之類同義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程子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
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

居二為戒乎曰易取所勝為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壯而乾體乎

朱子曰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

愚曰二與初皆陽資質既同何故在初則凶在二

則吉蓋二中之位用壯而以中則周子所謂剛善中焉巳矣人將謂大壯是猛厲聖人却以中為吉更不加一辭直謂之貞吉知中之不可復加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程子曰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為用壯在君子則為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

猶云懱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為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茍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於首羝為喜觸故取為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

之為其往足以致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在小人則為用其强壯之力在君子則為用罔志氣剛强蔑視於事靡所顧憚也

朱子曰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君子之過於勇者也如此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

愚曰九三者乾之上體若可用壯矣而聖人則不之許也曰是文也以剛居剛强而弗友淺識之小人用此以為壯君子用之則不然也曰以純剛為貞危厲之道如羝羊恃狠以觸藩祇自羸焉卦互兊兊為羊震為反生羊角反生羝羊也蔡季通以此卦有夾柱兊象故多言羊羊性剛喜觸又兊為毁折故曰羸其角藩謂震震為萑葦為竹木在外為藩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程子曰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為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他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為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輹强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於大輿之輹

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於輹謂壯於進也陽剛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

朱子曰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於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如此

愚曰四陽進於此勢不可復禦矣所向者又順是以貞吉悔亡壯於大輿之輹然三以剛過而羸其角四則不羸何也蓋三雖以陽上進然遇四陽之剛為藩所以羸其角九四四陽並進上二爻以陰柔之質焉能禦剛强之陽故藩决不羸坤為輿震木在輿下為輹九四陽壯大輿而輹壯其往利矣在下之三陽皆不言往此獨言尚往非取其壯而可往乎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程子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難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羣羊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羊雖壯无所用也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剛中正得居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也故設喪羊於易之義然大

率治壯不可用剛夫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則雖有强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治壯之道不可以剛也

朱子曰卦體似兌有羊象焉外柔而内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其象如此而占亦與咸九五同易容易之意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埸之埸亦通漢食貨志埸作易

愚曰大壯之世必剛明之主而後可以得四陽之助羣羊觸藩如四陽並進今以六居五陰柔之質不當其位且承藩决之後所以喪羊于易也按漢食貨志場字作易朱文公以為作疆場之場亦通先儒以為和易或以為容易未允然常情既失之必悔之然五以六而德劣乘剛而志暴禍而不悛此與死而無悔之義同象專以位不當訂之謂非剛明之君所以如此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程子曰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能勝己以就位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為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

其壯失其壯則反得其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當自變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乃吉也

朱子曰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

愚曰此爻純陰亦曰羝羊觸藩何也曰居壯之極
極則必變六變成九前剛也前剛有角之象下有
震藩也故亦曰羝羊觸藩前剛又動之終不能遂
也退則三不應不能退也進退不能无往而利聖
人於此若不可用力矣然聖人於不能退不能遂
之時又自有以處之惟艱難自處不為玩易則復
可獲其吉象以不能退遂歸咎於慮之不詳既能
艱難處之則前日无攸遂之咎必不長也巽為長

震者巽之反故曰不長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王廷璧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九

元 趙采 撰

下經

☷☲ 坤下 離上

程子曰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

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凡物漸盛為進故彖曰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

愚按朱氏門人問文公曰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程傳謂壯盛則必進此義

未詳先生曰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且以十二月卦論之大壯之為夬夬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程子曰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予之厚

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

朱子曰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程子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謂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

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愚曰晉自離來覲之變也離為明自六五言之為大明明出地上以離言晉之君也順而麗乎大明

以坤言晉之臣也柔進而上行謂觀六四之柔進而上行為六五此又言晉之君非止明照四海又以柔道理天下也以此之故所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大行人職曰諸公三饗三問三勞諸侯三饗再問再勞子男三饗一問一勞即天子三接諸侯之禮也或曰午為馬火畜也故古者差馬以午而說卦以乾坎震為馬何也葢乾離同位以五行言之火為馬以八卦言之乾為馬觀諸天文

漢中之四星曰天駟東壁之北四星曰天廄建星六星四天馬乾坎也房為天駟東一星為天馬震也故馬以三卦言之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程子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已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已故云自昭

愚曰大象六十四獨於乾言自强於晉言自昭何也天左旋日右轉其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竆晝夜而一周未始相遠也然日之進也纔足以當晝夜之運而天之行常超一度則所謂强者非天不足以當之故於乾曰自强當其日之出辰入申也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强出寅入戌也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弱此明出地上也其光明烜赫容光必照萬物皆被其光輝天下更有恁至

明者過於日則所謂昭者非日不足以當之故於晉言自昭強曰自強昭曰自昭亦以天行日進誰實使之凡皆自不能已焉耳人之一心其光明亦若是此君子所以體之而求之自己也大學之傳引帝典曰克明峻德康誥曰克明德而訂之曰皆自明也正此象之義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程子曰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无進无抑惟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

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寛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

朱子曰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為人所信亦當處以寛裕則无咎也

愚曰初居晉之始與四有應四援於上故晉如然

四為鼫鼠不足恃故又摧如也然君子唯一正以待之正故吉也方晉如摧如之時未有孚於我者而君子泰然常裕何也事君難進而易退君子之常惟一正以盡進退之義而已是以裕而无咎也未受命者未受官守言責之命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其是之謂夫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

福以中正也

程子曰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和柔之德非强於進者也故於進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無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禄受介福於王母也介大也受茲介福以中正之

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況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朱子曰六二中正上無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者皆其類也

愚曰六二以中正得位而猶不免於愁如以五不應无大君以受之也當此之時小人以進為喜君子以進為憂惟其持之以正是以獲吉吉者受福

于六五也六五以陰居陽而處尊位坤為母故曰王母王母祖母也其宋之高太皇后乎六二受其福可謂正吉而無愧矣雖然易以此盡變非以體常也人臣受介福於王母豈事之常也哉宋司馬文正之心其六二之愁如者乎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程子曰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吝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

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况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朱子曰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為衆所信而悔亡也

愚曰坤為衆三陰衆也三不當位衆所未允宜有悔然晉之世三陰同順乎上三順之極而有應三志上行二陰因之進乎大明之世是衆允也衆允則悔斯亡矣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程子曰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居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

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

愚按子夏傳作碩鼠碩大也艮坎為鼠陽為大坎為加憂九四處晉之時剛而不正竊據高位剛則貪不正則畏人若大鼠然不當其位者也大明之世三陰進而麗乎明處位不當而扼其路易曰使

四居之而正猶為危厲況不正乎為厲必矣雖然鼠晝伏夜動今晉晝也鼠何能為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程子曰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

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
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
豈得復用其私察也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
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
朱子曰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
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
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愚曰晉之六五君位也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

接者也君臣相得而不疑悔既亡矣然剛明能斷柔明多疑若能總其大綱委任大臣而失得勿問使在下者得盡心力為之則无往而不利不然屑屑然親細務而憂其失得何以為大明之世哉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程子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

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為貞

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其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

朱子曰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

愚曰九居上前剛也有角之象上進而至於角晉

之窮也故不可用以伐天下維可用以伐私邑蓋

上窮則反三入於坎下内卦坤為私邑故曰維用

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夫上反則非進晉道不光矣

故用以自治雖厲猶吉用以伐天下雖貞亦吝上

反三坎毀離未光之象也

䷣ 離下坤上

程子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

者傷也夫進之而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

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為明夷

愚按程傳云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朱文公以為明夷未是說暗主只是說君子明而見傷到上六方是說暗主以愚觀之坤體在上為地為晦離為日為明明入地中非暗君在上明者

見傷而何

明夷利艱貞

程子曰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君子也

朱子曰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程子曰明入地中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内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内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内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内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程子曰明夷之時利於處艱厄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晦藏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愚曰彖舉文王箕子事者蓋聖人翼易至此思商辛之暴有合乎明夷之世緬懷文王箕子實得夫

用明夷之道何者文王之所以用明夷者用一卦之全體也箕子之所以用明夷者應六五一爻之義也文王處君臣之間故曰大難箕子處親親之間故曰内難内文明如詩歌大明書述聰明之類外柔順如夫子所謂服事殷韓子所謂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類利艱貞晦其明如中有九疇大法外乃佯狂為奴之類能正其志如卒為武王陳洪範以詒萬世是其志之所以正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程子曰明所以照君子無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莅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寬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莅衆之道適所以為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

愚按程傳謂用明之過則傷於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但用晦而明聖人於明夷卦言之恐非不傷察之意蓋明夷之用晦只與邦無道危行言遜相似亦不是和世同塵所以彖以艱貞為晦其明即中庸素患難行乎患難使之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亦豈明夷之世處衆之道哉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程子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於行謂去其禄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

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

愚曰明夷晉之反晉離在上離為鳥下而為明夷於飛也夫飛者必揚其翼今殺而垂之則翼无乃傷乎傷翼而不疾去則傷身必矣故君子於行三日不暇食也行者客也往者主人也主人必與初

去留異趣者故初有所往則主人見譏而有言也
象曰君子於行義不食也言君子不食而去亦義
當然此孔子接淅而去齊者也程傳既言翼見傷
故垂朶又云傷未顯而去之引魏生申公白公不
待見傷而去者以明爻義不思其已見傷何得以
為事未顯恐不若本義直以垂朶為見傷之象為
簡易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

則也

程子曰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

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

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

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

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

右為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於左股謂傷

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其壯

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爲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爲於斯時也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朱子曰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愚曰初往四二成巽巽為股震為左左股也坎為美脊之馬震為作足坎震得位馬之壯健者也初云垂翼二云夷股傷翼則害其飛傷股則害其行夷於左股將併其右而及之傷之漸深也二何以受傷之深二在明體之中大臣之位明盛者招殃之道位隆者賈禍之基矧當暗君在上之時乎此所以傷於左股也傷股有救乎曰有馬壯則吉馬所以載傷也象又以二之吉為順以則何也蓋傷

股以馬救傷明以順救順以則言豈非順帝之則之謂乎先儒以此為文王之事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程子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

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於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為暗之主謂之大首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

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茍不然乃悖亂之事也

朱子曰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正謂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文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

愚曰此文程子以為湯武之事朱子以為夏臺羑

里事楊誠齋以為武王事愚敢從誠齋說而於不可疾貞見作易者之有憂患也大抵此時此事只當徐救而緩圖之若疾於求其正則於仁義終有未盡善處或曰武王五年覲政於商然後有牧野之舉則亦不可謂疾貞矣愚以為使武王聽伯夷之諫少緩孟津之渡以俟商紂之自亡則周之靖安當無窮期惟伯夷之諫不行故後來周公之憂益大則一戎之定三監之階也作易者謂不可疾

貞詎不信夫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朱子曰竊疑左腹者幽隠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言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為至明之德坤體為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五以柔中

居闇地而已迫為内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為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暗君也

愚曰上六暗君也九三居明極上之敵也六四㧾上而近三三為離之極離為大腹初有震象震左也四與初應故由外入内是入於左腹也互坎坎為心初九往四離變艮艮為門此言六四以柔正居闇地入於左腹去闇就明也蓋四處闇尚淺乃

今得遂其遠去之心以就九三之明況四與三僅門庭之隔耳出其門庭即就三矣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言四之心意在於去闇君就明主今既入於左腹是獲心意也此與微子事相類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程子曰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闇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

故不專以君位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內難其明

自存不可滅息也

朱子曰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

愚曰六五之為君夷於明者也明傷而不已任道之君子欲正之則勢不順救之則力不能去之則義不可此最難處者也必如箕子之所為而後可故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箕子之處此何以為貞也甘心為奴身可辱也而自靖自獻一念之正初未

嘗息終成異日法受聖化及民之事故曰明不可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程子曰上居卦之終為明夷之主又為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於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

明傷之極者也初登於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入於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

朱子曰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而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愚曰此爻按程傳云居高而明常照四方乃被傷而昏晦是後入於地但上六乃坤之極陰闇之甚

安得有明故曰不明晦又是闇主安得被傷而昏闇不如本義之說明白初登於天愚謂明夷之初離也離本乾體故曰登天明夷之後坤也坤為地故曰後入於地此爻言明夷之主當其初也本具離明可以照四方乃但據高位以傷人之明至其後也昏暗之極失其為君之則遂墜厥命而竟入於地矣故雜卦曰明夷誅也為明夷之主而不誅者鮮矣明夷六爻當聖人作易時上似為紂三為

武王四為微子五為箕子二為文王初其避紂之
伯夷太公乎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十九